

光荣的婚姻

王穎奮 著



光荣的婚姻

王 德 著

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7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部中篇小说，描写荣誉军人李学忠，从前方转业回乡，准备同他的爱人陈淑英结婚，但淑英的父亲因李学忠的肢体残废，下愿女儿同他结婚。淑英是一个觉悟较高的青年，她见李学忠为人民流了血，立过功，因此更加爱他了。在她和父亲的不断斗争下，终于和李学忠结婚了。

这本书曾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，这次由本社出版时，作者重新作了一些修改。

光 荣 的 婚 姻

王 颖 奋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南京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书号 1259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 3/4 插页 3 字数 77,000

1957年2月第1版

195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 定价(6) 0.36元

陈淑英这两天跟爹爹鬧的很不对勁。过去父女俩从没紅过臉兒，可是昨天晚上竟爭吵起来了。

尽管这样，当爹的还是疼爱閨女的，所以总还是再三的对淑英好言劝說。他覺着要不把閨女劝过来，这簡直是眼看着讓她掉进了火坑！当昨晚陈淑英从互助組里回来正要吃飯，淑英爹既不靠桌兒，也不問閨女“地耕的怎样了”，“到明天再給誰家耕”，却偏偏又把早晨的話端了出来：

“我說二妮子你还是听我說呀！”他掏出烟包来裝着烟，又把嗓音放得低低地道，“說千道万，唉！我若不是你爹，我哪能操这么大的閑心？……”

“快吃飯吧！——孩子这两天已經够受的了，你还叨叨！”淑英娘在一边盛着稀飯湯，不耐煩地咕囔着，“閨女的打算拿到大場面上也說得下的，就是你看不入眼！”

但淑英爹就象沒听見一样，还是繼續地說下去：

“光說是光荣，光荣！可是我要你自己說說：这光荣能頂飯吃？还是能頂茶喝呢？姑娘嫁丈夫是光为光荣，还是为的吃穿丰足、白头到老？”說着，又把沒抽的烟磕到荷包里，拖过个小凳靠飯桌坐下，又說，“咱先不去說他臉面丑俊，就說他那腿吧！現時看就已經那么不利落，俗話說的‘小必生花，老必腿麻’，哼！要等上了年紀那可怎么办啊！到那时要腿沒腿，

要手沒手，豈不得你養着他嗎？不行啊妮子！”

說到这里，爹的两眼又直巴巴地望着閨女的臉色，好象他的这番話可能使女儿变軟似的。末了，又特別把声音放得低柔了些：

“咱是翻身戶不假，可是不光咱一家吧！你看，滿陈家庄的閨女有几个象你这样！瞪着双大眼嫁給个不中用的人！我看比他好的人多的很，区上老姚，誰不說他好……”

陈淑英对爹的这些話早有些听不下去了。一对大眼不时地朝爹直瞪，忽然又把头髮一甩，連身子轉向一边。看来，她的这股勁头，就是套上三头大牛也拉不回来了。她无心听爹說完，也同样用昨天的一套来回答：

“爹，任你怎样說吧！除了他，我誰也不嫁！哪怕他再癩，我的主意也是拿定了。你要不承認他是你女婿，那我也不是你女儿了！你不要再說了！”陈淑英說着便站了起来。灯光映着她那紅紅的臉膛，此刻显得越加紅了。她把挽着的褲角放了下来，接着又道：

“姚同志我承認他是个好同志。可是你一个閨女总不能嫁两个人！爹为什么就不想想：他那腿是怎么癩的？为誰癩的？要不是为了消灭蒋介石匪帮，他那腿不也是跟好人的一样？”

說完，便猛的把身子一掄，依着磨盤生起气来。

“好哇，我的亲閨女！”淑英爹深深的長叹一声，然后把剛拿起的筷子“乒”的一扔，脖子也硬硬扭向一边，憤憤的說道：“你願養着就去養着他吧！”

陈淑英虽沒再吵，但心里还是气鼓鼓的，仍然小声的咕囁

着：

“我的手腿都好，养活着他就养活着他！……”

淑英娘坐在一边，早有些心急难耐了。这些天来，她虽然是站在女儿的一边，但对老伴却总是耐心的劝说着。现在，见他又跟女儿吵成了这样，于是就又帮起女儿的阵来：

“唉！你呀，你呀！闺女是咱俩的不差，可总还是我操心费力拉大吧！如今既是俺娘俩都合了意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拥护着点呢？你跟她吵，嚷，就没个头啦？”

淑英爹一听，气的忽又转过身来，把碗往瓷盆上一推，指着淑英娘便高声喝道：

“我没有你那样的狠心，攥着闺女往黑道上送！”

淑英娘一听，不由也气上心头。她第一次拿出这么高的嗓音向老伴回话：

“你怎么就偏说这是黑道？我看是亮道！闺女说的也不是不对：现今的闺女媳妇不是‘三寸金莲’了，也能里里外外干啦，只要他们合心合意的，谁养活谁还不中？你当女人家就一定得世世代代的叫男人养着呀？再说，他不是还在革命，还在外面工作着吗？”

淑英爹见老伴也这样对自己呼喝起来，气得眼前黑糊糊的。他等不得老伴说完，便插着饭桌吼道：

“好呀！你们娘俩算是一唱一拉的对‘调’了。二妮你说：就算如今兴‘自由’了吧，我当爹的这些话就该你们当成耳旁风吗？”说完便一下坐到锅台上，连忙用一只拳头捶着心窝。

陈淑英见爹已气成这样，心中顿时又有些怜恤起来了。是的，爹对自己是非常疼爱的。爹为给自己添添针线包儿，为买

双棗紅色的或瓜瓢色的袜子……都是給人家卖短工，在人家地里爬来爬去的干活掙一点錢。可他自己連一点“大把抓”的烟都捨不得抽……但是，难道这样就可以依从了他的意見嗎？不能，無論如何也不能！于是她走到爹的面前，把声音放得温和些道：

“爹，你和娘待我的恩情我是知道的，可是你的意見不正确，我怎能接受呢？”她把头低下来，小聲的繼續道，“我和你商量了这几天，可你总是不願意。爹，这叫我还有啥法子呢？”

淑英爹瞪了閨女一眼，接着又搔搔头站起来踱来踱去，粗气一口接着一口，半天又站住道：

“沒得說了，二妮子！你自己应承了就是吧！反正你爹說話也不算。不过我的好閨女呀！手打鼻子眼前过，你一定是弄个虱子头上搔啊！”

陈淑英听完爹这最后一句，臉上又頓時象火燒一般，气得几乎要哭了出来。她把身子一掄，高聲說：

“爹，对消灭那些为万民这样說他，你，你还有良心嗎？你对得起那些为人民負伤的同志嗎？”

“你不要給这頂帽子我戴！”

“是你自己要戴！”

“戴了又怎样？”

“沒有良心！”

“你……”淑英爹才要舉手，却被老伴一步搶前攔住。

陈淑英这时心里乱得象一堆草，只覺眼前象天翻地轉，“怎么办呢？怎么能再說服他呢？……反正我決不屈服！”想着，把門一碰索性走出去了。

淑英爹在她背后狠狠的說：

“真沒見这样的閨女！”

“我看你还是別再叨叨她吧。咱还要个啥样的呢？你怎能說他不是咱的体面女婿？再說他們要好已經這几年了，难道你还不知道？唉，閨女大了，咱就給她个‘順心’吧！”

“給她个‘順心’？”淑英爹忽的从床沿上又站到地下来，“你的眼瞎了嗎？別的你看不見，你沒見他那腿和手嗎？一个人，腿和胳膊不利落还指着啥？你，你，……”

淑英娘生气的說：

“你老是这么想，也难怪閨女生气啦！你就忍心折磨她吧！”

淑英爹听老伴还这样說，如大一会儿也沒搭腔。半天，居然又象个小孩子使性子一般的叨念起来了：

“唉！我爭不过你們呀，你們娘俩这是用‘夾板子’夾我呀！当初我养活她可不容易啊，如今她竟一点也不听我的話了……”

說起来，也真使陈大爺老兩口子伤心，他們到三十多岁的时候，共生过四个孩子——三男一女。可是因为当时的日子过得太穷，这几个孩不是因为营养不良的不够，就是因为病了沒錢医治，先后都死掉了。二十五年以前，陈大爺就本庄的“陳家大院”里扛活，陈大娘也在本庄的“八狼”家上鍋、洗衣。她大孩子在八岁那年，因到地主的牲口欄里赶羊，被一头大紅馬子踢中了头，当即血流腦迸，連声“娘”也沒喊得出来，便死

了。到了第二年夏天的一个正午，大雨刚过一两天，她的第二个孩子和庄里的几个小孩到西泥溝的大汪里捉蛙子吃，跌进深水窩里淹死了。当时孩子身上光溜溜的，連根布絲沒挂。誰知轉年春天，三孩子鬧疹子又鬧死了。剩下个小妮子剛会挪步，剛能叫爹叫娘的啦，就又淌肚子淌死了。

这一連串的惡災大难，不光是陈大娘两口子痛得抓心，就是全庄里也有不少人为他們掉下泪来。

小妮死后，这对灾难夫妇还在地主家里卖力。可是他們在这哀伤劳累的加倍打击下，又怎能不使他們悲痛万分呢？陈大娘当时常常一边干活，一边哭哭啼啼。但这却惹得“八狼”时时吡着口狼牙，扯着長辰說：“你眼睛？不見我家里里外外都笑哈哈的嗎？願哭你就滾回家去哭去！你这旁星別冲走了我的財气！”一天，因为罵得还惡，陈大娘便賭气收拾了她唯一的貼身家当——一个补破的斗綫筐，毅然的回到自己的兩間破草棚里来。她想：“我的心已上几个孩子給撕爛了，現今已无儿沒女，还替誰掙呢？旁就旁！”不过，回家以后，想孩的心更切了，不到十天便哭得昏昏痴痴。

这时，陈大爺白天干一天活，晚上也是哭着想孩子。每当别的几个伙計劝慰他时，他便深深的叹口气道：

“老天給安排下的，怎能不服命呢？”但接着又說：“唉！我当爹的心里总还算寬敞点儿，就我家的她的心窄呀！”

后来，果然不出陈大爺所料，一天傍黑，陈大娘在家痛哭了一陣之后，便用一根草繩上了吊。幸虧被后屋奶奶撞見了，嚇喝了几个鄰人救了过来。后屋奶奶劝她說：“四十五还生只虎啦！你才剛沾四十边儿，还有指望哩，別这么想不开！”

第二年二月，果然应了后屋奶奶的话——她怀孕了。这在开初，两口子简直都不敢相信。但过了两个月以后终于证实了。这时陈大爷便把自己如意的盘算满面微笑的说给陈大娘听了：

“你知道我该多高兴呵！我们总算绝后不了啦！这样，我就不打算再给人家出那牛力了。来家租种上几亩地，豁上这身子不要，也要给他抓点小家业！”

陈大娘更是觉着有了“盼头”了。她内心的快乐，简直比新媳妇将要作第一个孩子的母亲时还要胜过十分。但却又发愁的说：

“那可就看小东西有没有福气啦。唉！有福的恐怕咱们还担不起呢！……”说着，眼圈儿便有些发热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到了陈大娘“不方便”的时候，已经是冰雪天气。陈大爷这时便辞了工，好心的伙计们都一齐帮了他几个本钱，他便风雪无阻的挑起“八股绳”来。邻居们这时也你给一瓢，他送一碗的，使陈大娘再没有出去要饭。到了腊月初十日半夜里，孩子降生了，是个女儿。

“闺女也好哇！看小脸多俊！有好闺女就不愁有好女婿的！再不准你往窄处想了。”

接生的后屋奶奶一面说着，一面又收拾了一切，把小孩用温水洗了洗，包起来，放到陈大娘怀里搂着。陈大娘睁开倦眼看看，脸上显出了幸福的微笑。

陈大爷从外面回来，忘记了严寒和饥饿，喜得他放下担子便咧着嘴笑开了。他向后屋奶奶道谢了几句，便自己动起手来：烧水、生火、熬米汤、煮蛋……进进出出的忙个不停。刚歇

下脚来，又过来反复的把小女儿端詳着，然后又忍不住將她托在手里，用滿是胡子的嘴輕輕的亲着。住了几天以后，滿庄上知道了这件喜事，不少的人都为他們两口子庆賀着，祝福着。“这簡直比他們得个宝贝都好呵！”“千万別再叫他們攤上三長四短！……”

陈大娘两口子在艰难的日子里，終有一天天的看着小女儿長大起来了：漸漸地会笑，会爬，会叫爹娘，会挪步，也会說“貼心”話了。把他俩爱的，只要稍有一点儿冷热，就会使他們心惊肉跳。女儿慢慢大起来了：两口子对她也就更亲了。尽管他們的事情再忙，也总是把她打扮得干干淨淨，孩子的头沒油使，就用水把它梳得慰慰貼貼，小辮子就象一縷泛光的青絲在脊梁上摆来摆去。衣服破了吧，也給这儿縫縫那儿补补，不叫她露着皮肉。这样，陈大娘开始在討飯的时候，捎帶着做个針針綫綫的小生意，为的是赶年过节能給閨女截点花布做件衣服。

吃了今日沒明日的癯日子，說来是一段多長的苦路呵！可是回头一望，時間又过得多快呀！陈大爺現在已經是六十三岁的老汉，陈大娘也是六十二岁的老太婆了；当年这惟一的小女儿，現在已是二十二岁的大姑娘了。而且老两口子常为自己这女儿感到自豪：她長得很漂亮，劳动得又好，是陈家庄上数一数二的好姑娘。还当过全县的劳动模范，魯中南报上曾登載过她支前的模范事迹，这已經够使老两口子高兴的了；最近又听說女儿已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，这更使他們喜上加喜。尤其是陈大爺，他对女儿的希望是多么大啊！可是如今女儿却要跟一个殘廢的人結婚了，不管她怎么說，陈大爺是难以容

忍的。

“不，無論如何我不能讓她嫁給他，我只有她一個呵！”

三

鄉間過去會有這樣一句俗話，說是“窮人家養不起十八歲的閨女”。可是陳大娘對於淑英的婚事，是決不肯輕易答應的。

當陳淑英長到十六歲那年，本村地主陳萬財曾看上了淑英，說她簡直象棵“小牡丹”，要想出厚財厚禮給他的小兒子永生作“續房”。但陳大娘甘冒任何風險，堅決拒絕了。為這，她曾經領着女兒出去躲避了半個多月。直到陳萬財要和北石溝地主劉貴胡子作親，才算蛇跟蛇攪到了一起，閃過“蛙子”一場災。從這以後，有人再提淑英的婚事，陳大娘便不是嫌那家的婆婆惡，就是說這家的妯娌多，連着几處都作罷了。她常對知己的人們這樣說着：

“你們想：俺就是這麼一張‘貼心膏’，俺如何能不再思再想呵！她要掉到火坑里去，我死了也閉不上眼呵！我的主意是定了：誰家的鍋好刷就嫁誰，不然俺就給閨女招上個‘倒踏門’！”

陳大爺因為淑英這時不光能挑挑担担的了，還能幫自己在地里干不少的活兒，所以也常對他的知己人說：

“先當兩年兒子使喚再說吧！‘富有富親，窮有窮愛’，俺兩口子多受些屈也不叫她‘早親’的！……”

陳淑英自己呢？這兩年她已開始怀着顆少女的不安的心了。她漸漸知道：當閨女的都要找婆家的。後來她見到庄里

的那些姨姨姐姐們，一个个的都被轎抬着打发到別庄去了，这更使她有些害怕起来。有时就想：自己不是早晚也得被送到人家家里去嗎？……想着想着便心跳起来，于是自己便拿定了个“主意”：管怎么我也不到别人家去的！我永远要和爹娘一起，扶侍他們，养活他們！我情願作个“老媽子”吧！……

就是因为她有了这么个“主意”，再加上一种少女的羞怯，所以每逢媒人来了，便噘嘴鼓腮的，故意不给人家好臉子看，再不然就干脆躲出去，心中連連的气憤道：“讨厌！讨厌！”有时待媒人走了，又常用一种体貼的心情对陈大娘低声的哭泣着：

“你把我給了人家誰养活你和爹呢？娘，誰你也別理他們吧！我要守你一輩子！”

陈大娘一見閨女又为这事哭了，便也就笑着答应道：

“好，你管誰我也不給他們！我和你爹就把你当个兒子吧！快，快別哭了！”

陈淑英一听娘这话，方才又擦去泪水，漲紅着臉儿，羞笑着走开了。……

可是这些都已经都是往年的事情了。现在陈淑英又長了三岁，臉儿更清秀，身段也更匀称，一条粗粗的大辮子也更長了。常言說：“当娘的心，和亲生儿女一綫連。”到了一九四六年初秋时节，陈大娘見女儿一天天大起来，却开始为女儿的婚事操心了。她想：唉！閨女家老端在自己手心里不行呵！这大的姑娘啦，留一年留二年早晚也是要結婚的！再加上現在已經翻了身，分了房，得了地，日子一天天好起来，她是多么盼着自己的新女婿快来踏門啊！尤其使她着急的是：近来已經听到些

女儿的“风风雨雨”了。这使她的心里却象揣上了小兔一般。陈大爷也暗暗的对老伴说：“瞧，留吧，咱留吧！要惹起大风看咱脸往哪儿放！糊涂不得了！”陈大娘微笑着叹口气道：“我教养的女儿我知道，她绝不会给咱老两口子抹灰的！闺女大了对谁有好感也是常情。”所以这些日子，陈大娘也就经常当着淑英的面，说些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”一类的话儿了。说也奇怪，陈淑英也不象从前那样非要作个“老妈妈”不可了，而只是羞答答的紅着脸儿道：

“娘，你，你怎么又说起这些来了？”

四

在陈家庄大闹清算诉苦和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时，陈淑英已开始爱上了本庄东街上的一个青年，名叫李学忠。

这对青年男女究竟是怎样相互爱慕起来的呢？这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些纳闷。在陈家庄的青年小伙子们是数不着李学忠的。说年令，这年他已经二十三岁，比淑英大四岁；论相貌，自然比淑英更差得多了。只是这位青年却长得特别魁梧，两只胳膊简直象两根柞木桩。每逢青年们在一块打赌出笨力熬时间时——如扛着块大木头围庄转一圈、举着块百十斤的石头念数等等，那麻花、油条之类的东西多是叫他赢了去。同时，这位青年又是陈家庄上知名的唱家，每年夏天夜晚在场上乘凉的时候，胡琴一拉，他那响亮的喉咙，听起来格外悦耳。要论到庄稼活上，他也是样样干的又好又快，什么营生经人一指头就通。特别是他的那手犁把子，在十九岁的时候就学得很精了。平时他轻易不爱说话，老人们都夸他是个心地诚实

的孩子。誰想淑英一下就看中了他，并把他当成了惟一的心上人。

說到李學忠的家庭，也是窮了幾輩子的人家了。他的老家本是諸城县廂州鎮。光緒二年鬧大旱災時，官府逼田賦，地主催租糧，滿家絕了一綫活命之路，才一担破爛挑子逃荒到這庄落了戶。“天下老鴉一般黑”，在舊社會里，窮人走到天邊也是吃不開的。從爺爺來到這庄的那年起，直輪到學忠這一輩兒，也還是得給地主抗活、當佃戶。李學忠身下本有一弟一妹，弟弟四歲時跟娘出去要飯，因跑得乏了，娘兒倆在一個山林邊睡着了，結果小弟弟被狼銜去了，找了好幾天，只找着件遮肚臍小破襖和一只小胳膊；妹妹十八歲那年的秋天，地主“八狼”非要娶她作小房不可，結果妹妹又恨又怕，半夜里喝了瀉水自盡了。這些事，也不知使學忠的爹娘流了多少眼淚！

窮人們徹底翻身的日子終於到來了！

就在這年的五月里，陳家庄的大街上貼出了一張很不平常的布告。那行行的大字向人們宣布了一個大喜訊：沒收地主土地，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。

一場火熱的階級鬥爭很快就在陳家庄上開始了。這時，李學忠在民兵隊里擔任班長。陳淑英是婦女會里的大組長，這兩位從艱難困苦里長大起來的青年人，在鬥爭中表現得都很積極。

在鬥爭陳萬財和“八狼”家的时候，陳淑英領着她的老娘來了，李學忠也領着他的老娘來了。這兩位大娘在訴苦的時候，都放聲大哭起來。到會的人們也都跟着流下了眼淚，都說：這兩家真是苦到一處了。所不同的，只是因為李學忠家是

外来户，还得格外多受些别的骯髒气。例如：村里过去办事是“八狼”一手攬大权，开会只許他們听，不許他們作声；选举村閨長他們沒有选举权利；逢年过节送“恩养礼”得比別戶多等等。訴到最后，学忠娘說到怎样受苦要飯养活学忠，当又說到閨女的死，禁不住又哭喊着撲到“八狼”的身上，猛按住他的头道：

“你这狼呀！狼呀！你这兽头兽身活活逼死了她呀！你还我閨女呀！你还我閨女呀！”說完又暈了过去。

淑英娘末了也啦到了她怎样受苦要飯养活淑英，然后用一个指头先戳着陈万財的头皮說：“你这老畜牲可再不敢打算我閨女了吧？”接着又猛撲到“八狼”身边，狠狠的擰着他的耳朵道：

“你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牲！你待我的苦三天三夜也說不尽呵！俺大孩子就死在你那狼窩里呀！……”想起孩子就又气得一下癱在地上。想再去打他两下秃头，可是怎样也站不起来了。李学忠激憤的喊着：“打倒地主老封建，穷人再不受熬煎！”陈淑英一时也振臂呼着：“要回房子要回地，穷人再不养地主！”会场里好多的人，都为这两家所遭的苦难而掉下了同情的眼泪。当时就有人說：

“唉！这两家真是同灾大难呵！如今見青天了，他們真該为个儿女亲家！”

斗争会开罢，这两个惡霸地主都受到了应得的懲罰：“八狼”因为作惡太甚，人命案又有两三起，所以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；陈万財作的惡，总共算起来也不下五六十条，所以也被判处了七年徒刑，被押进了劳改所。